



寻觅蜡梅

朝花夕拾

文 / 丁晨

可食用。但它们的共同点,也是它们和许多花卉不同的奇特地方,开花没有绿叶的映衬,因为它们开花的时候,恰恰是叶子落下之后。即是有花,后有叶,有花无叶,有叶无花,看似枯萎的铁干横斜枝桠上,却满树繁花,挂满着一串串稍俏、诱人的鲜艳亮丽的花朵。这奇特的花卉,还真令人玩味无穷,凝视不已,感慨良久。

壬寅年正月十五(2月15日),清晨,我和往常一样,在我居住的小区大花园里散步。随着微风拂面,一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我追溯着香源,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又一口,猛一抬头,啊,发现有两株树梢上挂满了蜡黄色的蜡梅花,竞相开放,展现在我的面前。

连日来,我一直在环城公园、西安植物园、丰庆公园、小雁塔园子、西工大校园、秦岭山里等,到处寻觅、观赏蜡梅。却不知我居住的小区大花园里,竟有3株蜡梅,前院2株,后院1株,都在竞相开放。这可真是宋人夏元鼎《绝句》诗中所谓: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惊喜若狂,赶忙敛足,细细观赏,不停拍照,凝思良久,乐不思去。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他还说发现“艺术家的优良品质,无非是智慧、专心、真挚和意志。”

这也印证了那个“熟视无睹”的成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美好的事物,对于要寻找的东西,你不关心、上心,不用心、专心观察,那就是天天从它身边擦肩而过,你也无法发现,无法得到。

壬寅年正月十八(2月18日)西安城又是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我惦记着我居住的小区大花园里的3株蜡梅树,能否顶住这狂风大雪的袭击。一大早,我迫不及待,急忙奔赴小区大院的花园。我发现三株蜡梅树上的蜡梅花,分别在百花

凋零的寒风雪舞中,凌霜斗寒,迎雪傲然怒放,分外引人注目。呼啸的寒风,越刮越狂,漫天的雪花,越下越大,可这蜡梅花,越是寒冷、狂风、大雪,越是怒放,开得更欢。我,穿着羽绒大衣,全身裹得严实,抗御风雪严寒,而怒放的蜡梅花,透过寒风,喷发出沁人的浓郁的清香,令我震撼、亢奋和陶醉,让人流连忘返。我赶忙用手机,拍下完整版的雪压蜡梅花的壮观。面对漫天雪舞,而怒放的蜡梅花,我,肃然起敬,动容落泪;浮想联翩,凝思孤吟,不禁哼出我一首小诗:

漫天雪舞任风飘,雪压蜡梅花更俏。不与牡丹增国色,只愿傲骨悄然笑。

从此,我每天一早一晚,在小院大花园里散步,都要在这3棵蜡梅花前,驻足凝视,屏住呼吸,享受幽香,神清气爽。我仔细观察有花无叶,到有叶无花的生长变化过程。

今年的3月底,我发现我居住的小区大院花园里,樱花、月季、桃花等其它花卉还在盛开之时,蜡梅已完成它特立独行的“任务”,一堆堆、一束束金黄鲜亮的花朵,一夜之间,都悄然消失了,变成了满绿油油叶子的蜡梅树,别为壮观。这也就是通常人们无意关注的有叶无花的蜡梅树。人们都喜爱观赏、拍照有花无叶的蜡梅和梅花,很少有人去观赏、拍照有叶无花的蜡梅树和梅花树。

古往今来,太多的文人墨客们,为蜡梅,这种和梅花一样,特立独行、不随花逐流的可贵品质,所赋诗、填词、咏叹、追捧。

我国古代,为“蜡梅”赋诗填词最多、追捧最执拗的是宋代文人墨客们。

北宋王十朋“蝶采花成蜡,还将蜡染花。一经坡谷眼,名字压群芳”。北宋潘良贵“试问清芳谁第一,蜡梅花冠百花香”。北宋文同“寒梅引旧枝,映竹复临池。凌兢侵腊雪,散漫入春诗”。北宋谢翱“蜡梅初与雪争妍,素抱寒香亦可

怜”。生于北宋,卒于南宋郑刚中“不肯皎然争腊雪,只将孤艳付幽香”。黄庭坚“闻君寺后野梅发,香蜜染成宫样黄”。杨万里“天向梅梢别出奇,国香未许世人知。殷勤滴蜡蜂封却,偷被霜风折一枝”。陆游“与梅同谱又同时,我为评香似更奇。色疑初割蜂脾蜜,影欲平欺鹤膝枝”……都是宋代咏叹蜡梅的流芳传世佳句。

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尤袤的五律诗《蜡梅》,很有名,更有代表性,我很喜欢。

破腊惊春意,凌寒试晓妆。应嫌脂粉白,故染曲尘黄。缀树蜂悬室,排笋雁着行。因酥与凝蜡,难学是生香。

五律《蜡梅》诗,从开花、颜色、形状、香味4个方面展现蜡梅的芳容。首联从蜡梅开花的季节下笔,写蜡梅的整体形象。颌联表现黄色蜡梅不与脂粉白流俗为伍的高贵气质。颈联正面摹状蜡梅花挂满枝桠,如同蜂房一样繁密的形态。尾联诉说蜡梅所生发的特有香味。

蜡梅的名字,宋代着实红火起来了。现代女作家张爱玲,对所有花卉似乎不动半点怜爱。但她的中篇小说《多少恨》里,却透出对蜡梅的一丝敬意:“镜子前面倒有个月白冰纹瓶里插着一大枝蜡梅,早已成为枯枝了,老还放在那里,大约是取它一点姿势,映在镜子里,如同一个月洞门里横生出来。”这“一点姿势”,风骨也就有了。

鲁迅先生也十分喜爱梅花和蜡梅,曾专门请人刻过一枚“只有梅花是知己”的石印。先生在他的《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名篇中写道:“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找蝉蜕。”鲁迅所说花坛上的那株蜡梅花为名贵的“素心蜡梅”,属于蜡梅中的上品。我喜爱蜡梅的高雅和圣洁:当寒冬腊月,百花凋谢,它不张扬、不招摇,优雅地静静开放。没有繁杂的颜色,只有晶莹剔透、脂玉般的黄亮。满树繁花,看到的是春天的温暖和希望。

我赞美蜡梅的傲骨和坚毅:它不畏强势,不惧严寒,不怕压力,斗寒凌霜,迎雪傲然怒放。雪压蜡梅花更俏,感受的是精神的力量。我欣赏蜡梅的洒脱和自信:它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当已完成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之任务,从容凋落,全身而退,自觉地融合于绿意盎然的大自然。有叶无花,满是绿叶的蜡梅树,领悟的是始终不渝,走自己的路。

啊!心有蜡梅,生活有味。寻觅蜡梅,美的旅程。



小舞台 大窗口

■ 史罕明



的战斗号角,是交通人的精神食粮。

这个舞台,轮番展示着交通建设的火热场面、养护施工的精细场景、水毁抢修的紧张有序、除雪保畅的不畏严寒、抗震救灾的临危不乱、路政治超的规范操作、收费职工的热情服务、服务区的温馨驿站、疫情防控的严防死守、管理创新的奇思妙想、体制机制创新的格局眼光……一大批生动、鲜活的作品,真实再现了陕西交通人的使命担当与精神风采。

它又像政府与百姓对话的窗口。

通过这个窗口,把行业发展蓝图、决策部署、制度规范等传递给老百姓;把老百姓出行的“心声”“呼声”及时反馈给我们。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实现了与人民群众的零距离沟通,让人民群众看在眼里,感动到心里。让全社会了解、理解、支持交通事业。它让交通人认识到,我们这个职业很崇高很伟大,会更加热爱它,全身心地奉献它,无怨无悔。

对于我,因对文字的热忱,有幸登上这个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我受益于丁晨、蒲力民、董邦耀等一批老编辑、老朋友,受助于张力峰、刘峰、周迎春、向晖、李华等一大批年轻

过度宣传,品牌溢价,营销溢价,最终买单的却是消费者!

试问,这样的“雪糕刺客”能持久么?想成为高端品质,必须要有高的品质,经得起任何检验。正所谓,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如果只是营销炒作,玩儿虚的,自然就成了消费者“口诛笔伐”的对象,不会长久。去小卖部买雪糕,顺便与老板闲聊几句,“对于平价雪糕,我们不会统计一件的利润,太低了,都是按箱来算,一箱雪糕的毛利率也只有几块钱。”这也就是为什么高价雪糕越来越多,利益使然!因此,各大品牌争相效仿,“高端”“高价”雪糕如雨春笋般涌出。什么“联名款”的,“限定款”的,造型别致的,足以让你在朋友圈美美地“晒上一晒”。价格高了,利润空间自然大了。就连有些品牌也跨界凑起了“热闹”,让曾有着“雪糕中的爱马仕”之称的哈根达斯甘拜下风。

天热,人们买雪糕本就是为了解个渴,可“雪糕刺客”太猖獗,把简简单单的消费品生生变成了奢侈品。在夏日里,吃上一根平价雪糕,找回童年的记忆,享受雪糕自由的感觉,真真这么难?有才的网友将狄更斯《双城记》的经典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改编成“这是个糕厂富裕的时代,这也是个钱包干瘪的时代。”但,消费者会吃一堑,长一智,不会任其宰割。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如果价格定得太高,消费者不买账,高价自然维持不了。那消费者的权益谁来保护呢?当然是政府部门!为了杜绝“雪糕刺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从7月1

延安·中赵公路

村路 穿行林间 参天的古树遮蔽了 本该玲珑满目的阳光 有雾 似隐若现 春有百花 夏如凉荫 秋风飒爽 冬雪皑皑 水墨丹青的画卷徐徐铺开 此刻 激涌的一座座亭台楼阁 闪亮了一众观光旅游者 明亮的眼眸 且听风吟 听旅游带来村庄兴旺的真实回响

安康·环线公路

金蚕吐丝 丝丝织成锦绣 环线公路 路路环抱雷声 村庄里 田野上 枝繁叶茂的桑树 比屋顶更高 比青草更浓 诱惑得白生生的蚕宝宝 嘶嘶的咀嚼声 此起彼伏 响彻耳畔 如同长长延伸的村路 让乡亲们慢慢呵护着 日子中的甜

宝鸡·河营公路

村路缓缓向前 红河谷 如披彩霞锦缎 游人如织 流连往返 深居幽谷 多少年美艳 未被人识的寂寥 在热烈的追逐声中渐渐遥远 盛满开水 充足电源 有欢快的笑声在风中摇曳 那笑声中的暖 向四周扩散 在驿站上空 久久盘旋

商洛·麻漫公路

溪流潺潺 飞鸟叽叽 蜿蜒绿道上 用风行电掣般的速度 穿越时空 风声疾呼 不知今夕何年 在仿若无边的村路上 感受飞翔的快乐 此刻 就用一种放飞 修复时间和创伤 拾捡起 所有 曾被岁月遗失的梦想

汉中·广金公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 喟叹 言犹在耳 “平湖敏远,长路连川陕”的梦想已然实现 “路在林中展,人在画中游” 一夜间 川陕的距离 仅仅只是 从这条村路的 起点至终点 叮咚的溪流为伴 茂密的树林缠绵 心与心的距离 就在我你紧握的掌心里

(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杂志编辑部)

诗意人生

我的乡村我的路

(组诗之二)

■ 李婷



杂碎汤

雪糕刺客

■ 王仲卉

